

生活 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秦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旅程。

一个穿着宽大裙裤的男子出现在秦奋面前

这时,一个细腰穿着黑色鸡心领紧身T恤和宽大裙裤的男子,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秦奋的面前。男人对他优雅地一笑:“我可以坐吗?”秦奋戴着墨镜,打量他一下,说:“我约了人。”

男人仿佛没听见,一拉椅子就坐了下来,含着笑说:“秦奋你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帅。”“我帅?”秦奋一惊,摘下墨镜说,“你认错人了吧?”男人未开口脸先红了,羞答答地说:“我是永安,城建开发总公司的永安。我变化有那么大吗?你都认不出?”

城建开发总公司是秦奋过去工作过的单位,他在那儿待了好几年,认识的人不少。但出国后就都渐渐断了联系,听说有的人发了财,也有的人已经内退了,还有个别的进了监狱。那么眼前这位是谁呢?

秦奋仔细端详着他,突然想起来了:“对对对,你是工会的,部队文工团转业过来的。”没错,这个人当时很活跃,唱歌跳舞什么都会,还会拉小提琴。秦奋又一下想起了他的名字,叫张以哲。

张以哲听了秦奋的话后,嗝声嗝气地纠正他说:“什么工会呀,我是团委的。”“反正是张罗玩儿的事的。你那时候是小白脸,现在沧桑多了,你要不说说我都认不出来了。”

张以哲含着羞带怨地瞪了他一眼:“讨厌!人家有那么老吗?我比你小不少呢。”秦奋被他这种眼神儿吓一跳,也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于是赶紧转移话题,热情地说:“真够巧的,十几年没见,在这儿碰上了。”张以哲脸又红了,说:“什么巧啊?我约的你。”秦奋又是一惊:“你约的我?”张以哲点点头,提示他:“T-I-A-N, TIAN。我改名字了。想

给你一个惊喜。”

什么?他就是甜甜?秦奋脸色一下就变了,半天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再仔细看这老哥们儿一眼,别提多扫兴了,愤愤地说:“你不是给我捣乱吗,我登的是征婚广告。”以哲说:“想见你,你的广告上又没说男人免谈。”秦奋道:“那不是废话吗,我还能找一男的?我又不是同性恋。”

以哲抬起眼帘,也不说话,眼神忧郁地望着秦奋。秦奋被他这么一看,脊背上嗖嗖几道小凉风儿,全身直发毛,突然反应过来,抬手又闪开,不敢跟他对视,双手搓着脸说:“你是……”“我是……”“可是我不是……当然我不反对你是……”“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我以前也以为我不是,后来才知道是没有勇气面对。”男人目不转睛凝视着秦奋,继续说道,“你可能忘了,有一次团委组织去十渡旅游,游泳的时候我的脚抽筋了,是你救了我,我当时把你抱得很紧,你一直安慰我,从那以后我见到你就觉得好有安全感,见不到你就想……”

秦奋慢慢想起了更多的往事,想起了十渡,也想起这个tian Tian当年的俊俏时髦模样。那年头一般人的穿着还都挺土,男的大多还是中山装、军装,脚蹬一双“三接头”牛皮鞋的,就算超酷了。可是张以哲的穿着打扮却与众不同,夏天是大尖领瘦身花衬衫、细腿裤,春秋常穿掐腰灯芯绒夹克衫或皮夹克,下配紧兮兮的牛仔裤,冬天呢子大氅、高腰尖头大皮靴。服装的颜色大都是米黄明黄、绛红深紫,要不就是从头到脚一身皂,连鸭舌帽都是黑的。当时单位里的人都风传他们家有亲戚在香港。后来有个人事处的小子偷偷查了他的档案,才弄明白不是这么回事。

05



拍案 惊起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灰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高洪明苦苦寻找扶倒老丁翻身做主的机会

回家后天已经黑了,肖丽煲了一锅排骨玉米汤,又热又香,一碗还没喝完,王秃子的电话来了:“查清楚了,在家!”

我心中狂喜,说太好了,你的人什么时候到?他粗声大气地:“坐我的车走了,就到!你别挂电话,咱们现场指挥!”我哈哈大笑,心想陈杰小王八蛋,你身边不是有高人吗,今天找个两米五的来救你吧。这时肖丽又盛了一碗,笑嘻嘻地问我:“好喝吧?来,再喝一碗。”我笑笑,刚要伸手,突然心里咯噔一响,一个细节电光石火般涌上心头,我激冷一抖,全身登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捂着手机问她:“我跟邱大嘴闹别扭,你跟陈杰说过没有?”她小声嗫嚅:“好像……说过,我也记不清……”我一瞪眼:“别他妈好像!到底说没说?!”她满脸通红:“说了。”

我一挥手,那碗当啷落地,一碗热汤全洒在她脚背上,只听一声凄厉的尖叫,肖丽扶着腿瘫了下去。我顾不上理她,连声催促王秃子:“撤回来,全撤回来!坏了!”

我开车一定要有音乐,或是教堂的圣歌,或是古朴的民乐,这样的音乐让我心中无比安宁。我经常一个人开出市区,在无人的夜路上随心而行,风起耳边,星落眼前,心中有寂静的幸福。直到夜深露冷,我才缓缓回头,这时城市里灯火明灭,万家歌哭,我渐行渐深,总感觉离开了很多年,现在重临人间,已是隔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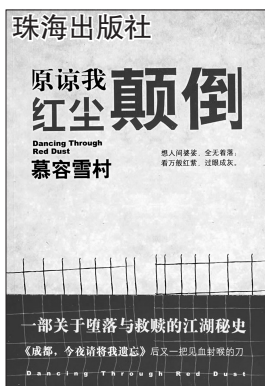
万丈红尘,即是我的七尺之棺。这一生我颠倒其中,恩怨不远,爱恨在心,随时可以结账,却永远不能离开。我把车拐进凯悦酒店,看见冯佳和一个洋鬼子牵手下楼,这鬼子叫罗伯特,在大陆

学了几年中文,人称“洋笑星”,经常到电视台做节目。我心想这姑娘路子够野的,中国男人全部坑杀,现在又开始夹击列强,委实是爱国青年。

提着电脑上18楼,高洪明早就等着了,这人是通发集团排名第三的副总,一直被老丁压着,苦苦寻找扶倒翻身的机会。把碟片塞进去放了一遍,三个人哈哈大笑。我问老高有什么打算,他说这还不简单?马上曝光,他还下台?我笑笑,想这家伙是个草包,比老丁差远了,以后不必在意他。事情很明显:狂风未起先袖手,引而不发是高人。这东西一旦摆到桌面上,老丁肯定豁出去了,他上边又有人,哭诉自己被陷害了,表表决心送送礼,反正政治上没站错队,不过一点作风问题,吹阵风就过去了,谁的兵谁不保?再甩个几十万给刘亚男,她也不能张扬,可我们

就麻烦了。我光抽烟不说话,老高也意识到了:“你是专家,说说你的意见。”我说这要看你跟老丁的交情,你想把他送进去,很简单:马上找人报案,直接把人抓了,给那姑娘录个口供,再联系几个记者,舆论造起来,铁证如山,谁都保不了他,强奸罪,至少三年!不过办他容易,你上位就难了,这位子谁都盯着,未必轮得到你吧?老高点点头,说那还是想别的办法吧。我点上一支烟:“你刚才的办法不是不行,急了点。这事得一步步来,先写个报案材料,把性质后果写明白,再编个假口供,摁个假手印,把这张碟一起拿上,给他看看。署名就署下面的小方,先外派一个月,回来找个借口开了。”他们俩都点头。

22



都市 言情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因偶然的机遇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石燕回到家发现黄海已经走了

三人对峙了一会儿,黄海说:“燕儿,你先跟他去拜望一下他妈妈,别让老人家等急了。”石燕说:“好,那我去一下就来,你别趁机跑掉了。”她匆忙跑到厨房去,从热水瓶里倒了些水洗脸,然后梳了梳头,连护肤霜都没来得及抹,就对卓越说:“走吧,还站这儿干什么?”卓越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跟在她后面出了门。

黄海追上来说:“卓老师,还是叫出租吧,这么冷的天,路又滑,燕儿坐摩托不安全……”卓越又哼了一声:“这也用你说?”

来到街边,卓越叫了辆出租,让石燕坐了进去,对司机说了地址,就关了车门,她看见他骑着摩托跟了一阵,然后就走了。司机停车后,她发现不是乔阿姨以前住的地方,忙问:“是这里吗?好像不对呀!”司机有点不耐烦:“不是这里是哪里?你爱人亲口说的地址,难道我是聋子?付钱吧。”她无奈地付了钱,下了车,自己去打听乔阿姨的住址,正在东西问西问,卓越来了,带她上了楼。乔阿姨的房子似乎并不比以前小,但给她的感觉是“降级”了,“破落”了,因为屋子里显得有点凌乱,那些书柜都一股脑儿地挤在一间房里,镜框子也没挂起来,墙壁上空荡荡的,有种日落西山的感觉。

乔阿姨的确是病了,虽然没躺在床上,但病怏怏的样子,让她心里很同情,觉得多半还是因为政治上不得意。她不由得在心里感叹,还是做个平头百姓好,没什么大起大落,从来就没“起”过,哪里有什么“落”呢?

出来后,卓越又为石燕叫了辆出租,但他没上车,只绷着脸说了句:“我这段很忙,反正你也有人陪,我就不跟过去了,你好自为之,别为了那个个丑八怪搞得自己身败名裂。”说

完就猛地关上车门,骑上摩托绝尘而去。

石燕气昏了头,就这么一来一去,花了她一百多块的士费,本来两地就隔得远,又是春节,的士司机都自动涨了价,而卓越爱面子,叫的都是很贵的那种车,结果都是让她来出钱,连孩子的红包都被他不声不响地放入腰包了。她最担心的是黄海也跑掉了,那她跑这么一趟,就真是鸡飞蛋打了。

等她回到家,发现黄海果然已经走了,钥匙放在对门的王婆婆那里,茶几上留了一封信:

燕儿:我在心里这样叫你很久了,但一直都不敢当面这样叫,觉得自己不配,没资格。今天我终于有勇气叫出口了,感谢你给了我这个勇气。从今以后我都要这样叫你,永远这样叫你,一直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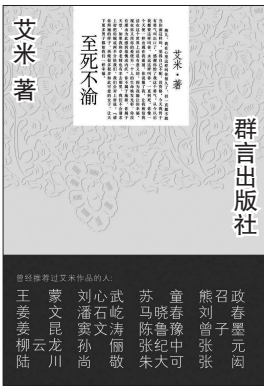
卓老师有一句话说得对,我这样丑陋的脸孔,是不该在你面前晃动,因为那会影响你肚子里的孩子,所以我不告而别了,尽管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渴望留在你身边,陪你过春节,陪你生产,陪你度过春夏秋冬的每一天,陪你到老,陪你到死。

遗憾的是,阴差阳错的,我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只恨世界上还有责任义务这些东西!既然我结了婚,而且她又是病人,我只能尽我的责任,把她办出国去。但我的心永远都在你身边,陪伴着你,永不分离,一直到死。

我走了,再见!祝你春节快乐!永远快乐! 黄海

信上压了一个光滑的石头,是那种在风景点常卖的扁平石头。石头上有写得很漂亮的草体字,她辨认了一会儿,认出一边是“海枯石烂”,另一边是“至死不渝”。

18



军歌 嘹亮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连里的优秀射手都集中给了马立成管

一队日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并没有崩溃,很快就显示出了训练有素的战斗力。在军曹的嘶喊声里,剩下的日军利用摩托车、汽车和尸首作为掩体,开始向公路两侧的阵地疯狂反击。公路两侧阵地的火力很快被压制了大半,几个机枪点主射手倒下,几挺轻重机枪还在突突地喷着火焰。日军很快组织起两个掷弹筒小组,几发榴弹带着尖利的哨音准确地落在公路两侧的机枪点上,除了杨玉成控制的一台重机枪外,其余几台重机枪点顿时哑火。随着五六次掷弹筒的发射,公路两侧失去重机枪火力的阵地被日军的机枪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日军在遭受突袭的情况下组织起了有效的反击,大部分日军已经从掩体后冲出,亮着明晃晃的刺刀开始疯狂地向公路两侧山坡冲锋。

“连长——冲吧!”战士们见鬼子嗷嗷叫着往山坡上扑,浑身血都滚了。段剑锋铁着脸不回答,日军的机枪还在,如果现在冲锋弟兄们伤亡会很大。日军在防御战中,以掷弹筒和机枪火力协同。国军如果冲锋,既以重机枪火力压制,然后在对方手榴弹的距离之外用掷弹筒对冲锋的国军进行准确的杀伤;国军士兵如果起身会遭到机枪火力的杀伤,俯身隐蔽又被掷弹筒杀伤。

“马立成,组织狙击手打掉鬼子的机枪!”段剑锋抱着捷克机枪对着山坡上扑的鬼子狂扫。连里的优秀射手都集中给了马立成管。

马立成几步蹿到岳昆仑跟前。鬼子的几个机枪点都在400米以外,中正式步枪很难打准,几个老射手都没能打中日军的机枪手。

“岳昆仑!”马立成一摸岳昆仑的枪管,还是凉的。马立成“咣”一拳砸在岳昆仑腮帮子

上。“痛吗?”“痛。”岳昆仑舔了嘴角的血迹一下。“痛就给我打!干掉鬼子的机枪手!”马立成一指几个机枪手的位置,一排机枪子弹横扫过战壕,溅得他一脸土。

岳昆仑一拉大栓,枪膛顶上了火,整个人瞬间沉静,周围隆隆的枪炮声消失无踪。岳昆仑锐利的眼神穿过标尺照门,穿过准星,落向400米外一名机枪手的脑门。扳机压下,子弹挟着愤怒出膛。从这一刻起,他包裹里那一颗颗沉甸甸的子弹不再是子弹,而是鬼子的一道道索命符,是鬼子的一条条性命。

马立成只看见岳昆仑上身微微往左一错,鬼子一名机枪手的身体突然顿住,眉心上一个小眼往外喷着鲜血。岳昆仑没有看张着大嘴的马立成,他熟练地拉动枪栓,侧头、瞄准、压下扳机,而后再重复一遍,神情平静,就像在猎杀一群野兽。最难的是第一个,而后结果的性命不过是一个个往上跳动增加

的数字。一颗颗橙黄的弹壳节奏稳定地从弹仓中弹出,映亮岳昆仑锐利的眼神。随着岳昆仑一次次地拉动枪栓,日军的几个机枪点排着队哑火。当鬼子最后一个机枪手被岳昆仑撂倒,边上早已按捺不住的大刀一声怪叫,左手同时一撑战壕,整个人跃了出去,六环刀在右手旋出一片刀光,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正往上冲锋的日军。

整个连队这时候就像一堆炸药,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将大伙引爆,率先跃出战壕冲锋的刀就是这颗火星。

“杀——!杀——”公路两侧的战壕里跃出一条条矫健的身形,步枪上雪亮的军刀被落日映得熠熠生辉。几百条无畏的身躯,挥舞着刺刀扑向日军,刀锋过处,血溅残阳。

15

